

自主学习

阅读是我们搜集信息、认识社会、发展思维的主要途径，阅读是我们提高文化品位、受到情感熏(xūn)陶、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桥梁，阅读是我们和文本进行心灵沟通的对话过程。

这里，我们选编了一组文质兼美、题材丰富、体裁多样的文章，供大家自主学习。你可以采用精读，或略读，或批读，或浏览等方法进行学习，以检验自己感受、理解、欣赏和评价的能力，并从中获得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感悟。





1 紫藤萝瀑布

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。

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，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，像一条瀑布，从空中垂下，不见其发端，也不见其终极，只是深深浅浅的紫，仿佛在流动，在欢笑，在不停地生长。紫色的大条幅上，泛着点点银光，就像迸溅的水花。仔细看时，才知道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，在和阳光互相挑逗。

这里春红已谢，没有赏花的人群，也没有蜂围蝶阵。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、盛开的藤萝。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，一朵接着一朵，彼此推着挤着，好不活泼热闹！

“我在开花！”它们在笑。

“我在开花！”它们嚷嚷。

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，下面的待放。颜色便上浅下深，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，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。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片张满了的小小的帆，帆下带着尖底的舱。船舱鼓鼓的，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，就要绽开似的。那里装的



是什么仙露琼(qióng)浆？我凑上去，想摘一朵。

但是我没有摘。我没有摘花的习惯。我只是伫立凝望。

这里除了光彩，还有淡淡的芳香，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，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。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，它依傍一株枯槐(huái)爬得很高，但花朵从来都稀落，东一穗西一串伶仃地挂在树梢，好像在试探什么。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。园中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，改种了果树。我曾遗憾(hàn)地想：这里再看不见藤萝花了。

过了这么多年，藤萝又开花了，而且开得这样盛，这样密，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(qiú)卧龙般的枝干，不断地流着，流着，流向人的心底。

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，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。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，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，它张满了帆，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。它是万花中的一朵，也正是由每一个一朵，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。

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，我不觉加快了脚步。



2 牛蒡(bàng)花

我穿过田野回家，正是仲夏时节，草地已经割完了，黑麦刚要动手收割。

这正是万紫千红、百花斗妍(yán)的季节：红的、白的、粉红的、芬芳而且毛茸(róng)茸的三叶草花；乳白的、花蕊(ruǐ)黄澄澄的、浓郁袭人的甘菊花；甜蜜蜜的、黄色的山芥(jiè)花；亭亭玉立的、郁金香形状的、淡紫的和白色的吊钟花；匍匐缠绕的豌(wān)豆花；黄的、红的、粉红的、淡紫的、玲珑的山萝卜花；微微有点红晕的茸毛和微微有些愉快香味的车前草花；在初放时向着太阳发着青辉，傍晚即进入暮年，变得又蓝又红的矢(shì)车菊花；以及那娇嫩的、有点杏仁味的、立即就衰萎的菟(tù)丝子花。

我采了一大束各种的花朵走回家去。这时，我看见沟里有一朵异样的、深红的、盛开着的牛蒡花。割草人竭力避免割它，如果偶尔割掉一枝，割草人怕它刺手，总是把它从草堆里扔出去。我忽然想要折下这枝牛蒡花把它放在花束当中。我走下沟去，一只手钻到花蕊中



间，把在那里正睡得甜甜蜜蜜、懒洋洋的山马蜂赶走，就开始折花了。然而这却是非常困难的：且不说花梗四面八方地刺人，甚至刺透了我用来裹手的手巾——它并且是这样惊人的坚韧，我得一丝丝地劈开纤维，差不多同它搏斗了五分钟的光景。末了，我把那朵花折了下来，这时花梗已经破碎不堪，并且花朵已经不那么鲜艳了。此外，由于它的粗犷(guǎng)和不驯，同花束中娇嫩的花朵也不协调。我只好把它扔掉了。我很惋惜这枝被我白白糟蹋(tà)了的花，它本来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的。“然而生命是多么富于精神和力量啊！”我回忆折花时所费气力，想到，“它是如何努力地防卫着，并且高傲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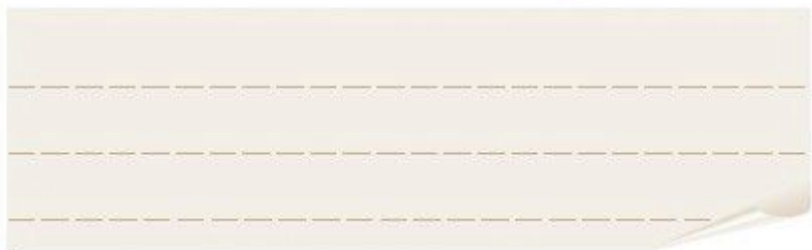
回家的道路，是从休耕的、刚刚犁过的黑土地中间穿过的。我沿着满是黑土的路走着。犁过的田地非常广大，道路两旁和前面斜坡上，除了黑色的、犁得均匀，但还没能把(bà)过的休耕地之外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地犁得很好，整个田地里连一棵小植物、一棵小草都看不见，全是黑色的。“人有时是一种多么善于破坏的动物啊，为了维护自己的生

命，他毁灭了多少种动物、植物。”我一面想，一面不由得在这片净光的黑土地里寻找活的东西。在我前面道路的右边，忽然发现一棵灌木。当我走近它的时候，我认出这棵灌木仍然是牛蒡花，跟我徒然把它的花折来并且扔掉的一个样。

这棵牛蒡花有三个枝杈，其中一枝已经断掉，残枝像砍断的胳膊突出着。另外两枝都有一朵花。这两朵花原是红的，现在变黑了。一枝是断的，断枝头上有一朵沾了泥的花耷拉着；另一枝也涂抹上了黑泥，但仍然向上挺着。看样子，整棵灌木曾被车压过，过后抬起头来，因此它歪着身子，但总算站起来了。像是对那消灭了它同伴的人，决不低头。

“好大的精力！”我想道。

这就是牛蒡花。





3 秋天的怀念

双腿瘫(tān)痪(huàn)后,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。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,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;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,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。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。当一切恢复沉寂,她又悄悄地进来,眼边红红的,看着我。“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,我推着你去走走。”她总是这么说。母亲喜欢花,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,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。“不,我不去!”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,喊着:“我活着有什么劲!”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,忍住哭声说:“咱娘儿俩在一块儿,好好儿活,好好儿活……”

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,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。后来妹妹告诉我,她常常肝(gān)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。

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,看着窗外的树叶“刷刷拉拉”地飘落。母亲进来了,挡在窗前:“北海的菊花开了,我推

着你去看看吧。”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。“什么时候？”“你要是愿意，就明天？”她说。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。“好吧，就明天。”我说。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：“那就赶紧准备准备。”“哎呀，烦不烦？几步路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！”她也笑了，坐在我身边，絮(xù)絮叨叨地说着：“看完菊花，咱们就去‘仿膳(shàn)’，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(wān)豆黄儿。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？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，跑着，一脚踩扁一个……”她忽然不说了。对于“跑”和“踩”一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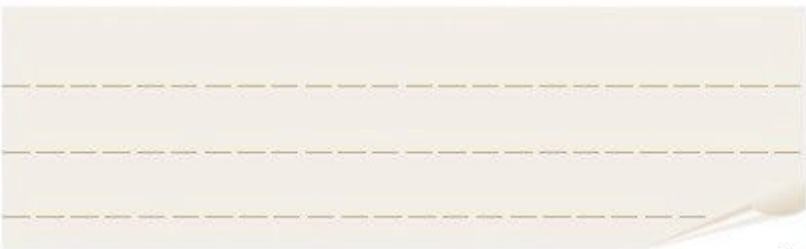
的字眼儿，她比我还敏感。她又悄悄地出去了。

她出去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
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，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。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。看着三轮车远去，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。

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正艰难地呼吸着，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。别人告诉我，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……”

又是秋天，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。黄色的花淡雅，白色的花高洁，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，泼泼洒洒，秋风中正开得烂漫。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。妹妹也懂。我俩在一块儿，要好好儿活……





4

榆钱饭

我自幼常吃榆钱饭，现在却很难得了。

小时候，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，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。杨芽儿和柳叶儿也能吃，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，也当不了饭。

那时候，我六七岁，头上留个木梳背儿；常跟着比我大八九岁的丫姑，摘杨芽，采柳叶，捋(luō)榆钱儿。

杨芽和柳叶儿先露头。

杨芽儿摘嫩了，浸到开水锅里烫一烫又化成一锅黄汤绿水，吃不到嘴里；摘老了，又苦又涩，入口难以下咽。只有不老不嫩的，摘下一大篮子，清水洗净，开水锅里烫个翻身儿，箅(zhào)篱捞上来挤干了水，拌(bàn)上虾皮和生酱(jiàng)，玉米面掺和榆皮面擀(gǎn)薄皮儿，包大馅(xiàn)儿团子吃，省不了多少粮食。柳叶不能做馅儿，采下来也是洗净开水捞，拌上生酱小葱当菜吃。

杨芽儿和柳叶儿刚过，榆钱儿又露面了。



村前村后，河滩坟圈子里，一棵棵老榆树耸入云霄，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，就像一串串霜凌冰挂，看花了人眼，馋得人淌口水。丫姑野性，胆子比人的个儿还大，她把黑油油的大辫子七缠八绕在脖子上，雪白的牙齿咬着辫梢儿，扒光了脚丫子，双手合抱比她的腰还粗的树身，哧溜溜，哧溜溜！爬到树上。

我站在榆树下，是个小跟班，眯起眼睛仰着脸儿，身边一只大荆条筐。

榆钱儿生吃很甜，越嚼越香。丫姑折几枝扔下来，边叫我的小名儿边说：“先喂饱你！”我接住这几大串榆钱儿，盘膝坐在树下吃起来，丫姑在树上也大把大把地揉进嘴里。

九成榆钱儿搅和一成玉米面，上屉(tì)锅里蒸，水一开花就算熟。只填一灶柴禾就够火候儿。然后，盛进碗里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春葱，拌在榆钱饭里；吃着很顺口，也能哄饱肚皮。

这都是我童年时代的故事。

1981年饭桌上是大米白面，还有酒肉。是想忆苦思甜，还是想打一打“油腻”，我向丫姑念叨着要吃一顿榆钱饭。丫姑已经年过半百，上树爬不动了。她

的女儿二妹子爬得动却不愿爬。越是吃不上，我就越想吃；可是磨破了嘴皮子，却不能打动二妹子。幸亏大风帮了忙。夜里一场大风刮折了一枝榆钱树杈子，丫姑才给我做了两碗吃。这年回乡，正是榆钱成熟的时候，可是丫姑又盖新房，又给二妹子招了个倒插门女婿(xù)，双喜临门，连日大宴小宴，我怎么能吵着要吃榆钱饭，给人家杀风景？忍一忍，等待来年吧！

1982年春光明媚，我赶早来到二妹子家。二妹子住在青砖、红瓦、高墙、花门楼的大宅院里，花草树木满庭芳；生下个白白胖胖的女儿，刚出满月。一连几天，鸡、鸭、鱼、肉吃腻了，忽然，抬头看见院后的老榆树挂满了一串串粉个囊囊的榆钱儿，不禁又口馋起来，堆起笑脸怯(qiè)生生地说：“二妹子，给我做

一顿……”二妹子狠狠瞪了我两眼，气鼓鼓地说：“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，却有享不了的福！”

我知道，眼下家家都以富为荣，如果二妹子竟以榆钱饭待客，被街坊邻居看见，不骂她刻薄，也要笑她抠(kōu)门儿。二妹子怕被人家戳脊梁骨，我怎能给她脸上抹黑？

但是，鱼生火，肉生痰(tán)，我的食欲不振了。我不敢开口，谁知道二妹子有没有看在眼里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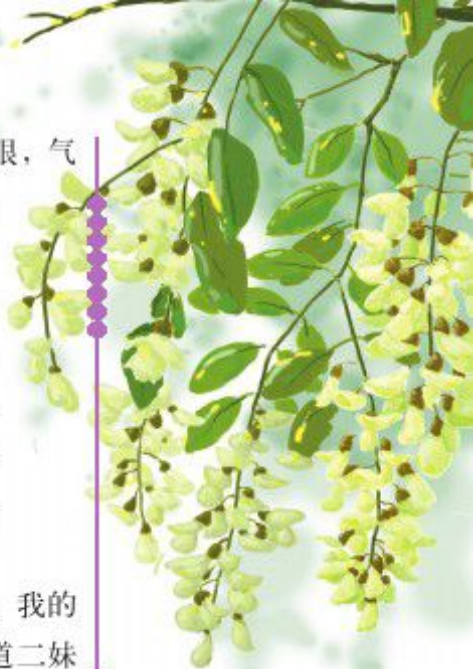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吃过午饭，我正在床上打盹(dǔn)，忽听二妹子大声吆喝：“小嘎嘎儿，别捣鸟窝！”我从睡梦中惊醒，走出去一看，只见几个顽童爬到老榆树上掏鸟儿。

“罚你们每人捋一兜榆钱儿，快下来！”二妹子命令道。

我欢呼起来：“今天能吃上榆钱饭啦！”

“你这不是跟我要短吗？”二妹子又把脸挂下来，“我哪儿来的玉米面！”

是的，二妹子的囤(dùn)里，不是麦子就是稻子；缸里，不是大米就是白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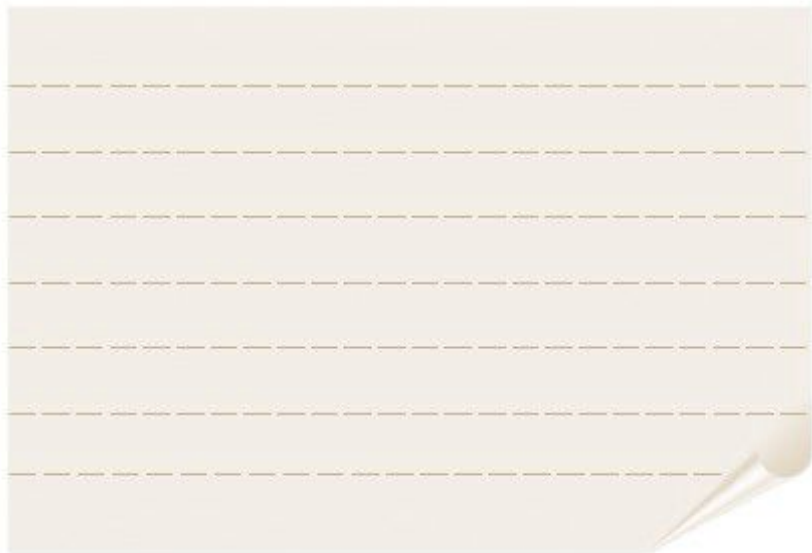


二妹子的丈夫承包了30亩^①大田，种的是稻麦两茬，没有种粗粮。

有了榆钱儿却没有玉米面，我只能生吃。

看来，我要跟榆钱饭做最后的告别了。二妹子的女儿长大，不会再像她的姥(lǎo)姥那样，要捋榆钱儿充饥。

或许，物以稀为贵，榆钱饭由于极其难得，它将进入一些大饭店，成为别有风味的珍馐(xiū)佳肴。





5 萤火虫

六月，七月，八月：夜晚——
田野的夜晚，沼泽的夜晚，
萤火虫在飞，一闪一闪。


啊，它们在草丛里寻找什么？
也许，夜深了，找不到它的家门？
也许，风凉了，找不到它的衣衫？

夜风啊，不要吹熄它小小的灯盏，
尽管它的光太微弱，太暗淡，
它的生命却自豪而勇敢。

它心里藏着个大胆的秘密，
它在不屈地向黑暗挑战——
它决心要探索夜的深浅。

飞起来，像一条绿线，
轻轻地飘忽，没有声音，
难道不像一条热烈的河川！

落下来，像一粒豆子，
却是真实的存在，光芒闪闪，



难道不也像高空的星斗一样灿烂！

世界上应该有光，应该有美，
正像应该有太阳，
应该有生命和生命的尊严。

有人说，天亮了，它变成了露珠，
有人说，天冷了，它变成了种子，
仍然不倦地、不倦地亮在人间……

所有的乐器都要求歌唱它，
所有的灯光都同意承认它，
对于我，它永远是无声的启迪和召唤！



6 鼎湖山听泉

江轮挟着细雨，送我到肇(zhào)庆。冒雨游了一遭七星岩，走得匆匆，看得蒙蒙。赶到鼎湖山时，已近黄昏。雨倒是歇住了，雾漫得更开。山只露出窄窄的一段绿脚，齐腰以上，宛如轻纱遮面，看不真切。眼不见，耳则愈灵。过了寒翠桥，还没踏上进山的石径，泠(líng)泠淙淙的泉声就扑面而来。泉声极清朗，闻声如见山泉活脱迸跳的姿影，引人顿生雀跃之心。身不由己，循声而去，不觉渐高渐幽，已入山中。

进山方知泉水非此一脉，前后左右，草丛石缝，几乎无处不涌，无处不鸣。山间林密，泉隐其中，有时，泉水在林木疏朗处闪过亮亮的一泓(hóng)，再向前寻，已不可得。泉声像孩子如铃的笑语，受泉声的感染，鼎湖山年轻了许多，山径之幽曲，竹木之青翠，都透着一股童稚的生气。使进山之人如入清澈透明的境界，身心了无杂尘，陡觉轻快。行至半山，有一补山亭。亭已破旧，无可驻(zhù)目之处，唯亭内一楹(yíng)

联：“到此已无尘半点，上来更有碧千寻”，深得此中精神，令人点头会意。

站在亭前望去，满眼确是一片浓碧。远近高低，树木枝缠藤绕，密不分株，沉甸甸的湿绿，犹如大海的波浪，一层一层，直向山顶推去，就连脚下盘旋曲折的石径，也印满苔痕，点点鲜绿。踩着潮润柔滑的石阶，小心翼翼，拾级而上。越向高处，树越密，绿意越浓，泉影越不可寻，而泉声越发悦耳。怅(chàng)惘(wǎng)间，忽闻云中传来钟声，顿时，山鸣谷应，悠悠扬扬。安详厚重的钟声和欢快清亮的泉声，在雨后宁静的暮色中，相互应答着，像是老人扶杖立于门前，召唤着嬉戏忘返的孩子。

钟声来自半山上的庆云寺。寺院依山而造，嵌于千峰碧翠之中。由补山亭登四百余阶，即可达。庆云寺是岭南著名的佛教第十七福地，始建于崇禎(zhēn)年间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。寺内现存一口“千人锅”，直径过两米，可容一千一百升，颇为引人注目。古刹当年的盛况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晚饭后，绕寺前庭园漫步。园中繁



花似锦，蜂蝶翩飞，生意盎然，与大殿上的肃穆气氛迥(jiǒng)然相异。花丛中，两棵高大的古树，枝繁叶茂，绿荫如盖，根部护以石栏，显得与众不同。原来，这是两百多年前，引自锡(xī)兰国（今名斯里兰卡）的两棵菩提树。相传佛祖释迦(jiā)牟(móu)尼得道于菩提树下，因而，佛门视菩提为圣树，自然受到特殊的礼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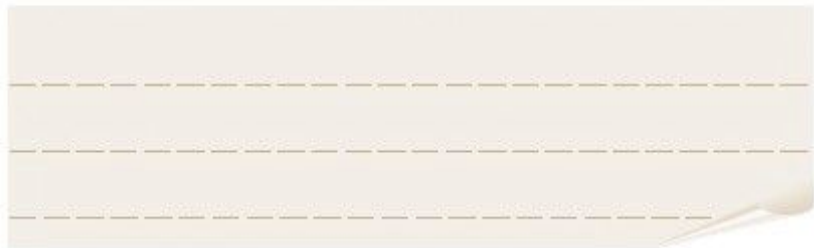
鼎湖山的树，种类实在太多。据说，在地球的另一纬度线上，鼎湖山是现存植物品种最多的一个点，现已辟为自然保护区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做生态观测站。

入夜，山中万籁俱寂。借宿寺旁客房，如枕泉而眠。深夜听泉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泉声浸着月光，听来格外清晰。白日里浑然一片的泉鸣，此时却能分出许多层次：那柔曼如提琴者，是草丛中淌过的小溪；那清脆如弹拨者，是石缝间漏下的滴泉；那厚重如贝司轰响者，应为万道细流汇于空谷；那雄浑如铜管齐鸣者，定是激流直下陡壁，飞瀑落入深潭。至于泉水绕过树根，清流拍打着卵石，则轻重缓急，远近高低，各自发出

互不相同的音响。这万般泉声，被一支看不见的指挥棒编织到一起，汇成一首奇妙的交响乐。在这泉水的交响之中，仿佛能够听到岁月的流逝，历史的变迁(qiān)，生命在诞生、成长、繁衍、死亡，新陈代谢的声部，由弱到强，渐渐展开，升腾而成为主旋律。我俯身倾听着，分辨着，心神犹如融于水中，随泉而流，激遍鼎湖。又好像泉水汨(gǔ)汨滤(lǜ)过心田，冲走污垢，留下深情，任我品味，引我遐想。啊，我完全陶醉在泉水的唱歌之中。说什么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我却道，“山不在名，有泉则灵。”孕育生机，滋润万木，泉水就是鼎湖山的灵魂。

这一夜，只觉泉鸣不绝于耳，不知是梦？是醒？

梦也罢。醒也罢。我愿清泉永在。我愿清泉常鸣。





7 散步

我们在田野散步：我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妻子和儿子。

母亲本不愿出来的。她老了，身体不好，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。我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才应该多走走。母亲信服地点点头。

南方初春的田野，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，有的浓，有的淡；树上的嫩芽也密了；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。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——生命。



我和母亲走在前面，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。小家伙突然叫起来：“前面是妈妈和儿子，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。”我们都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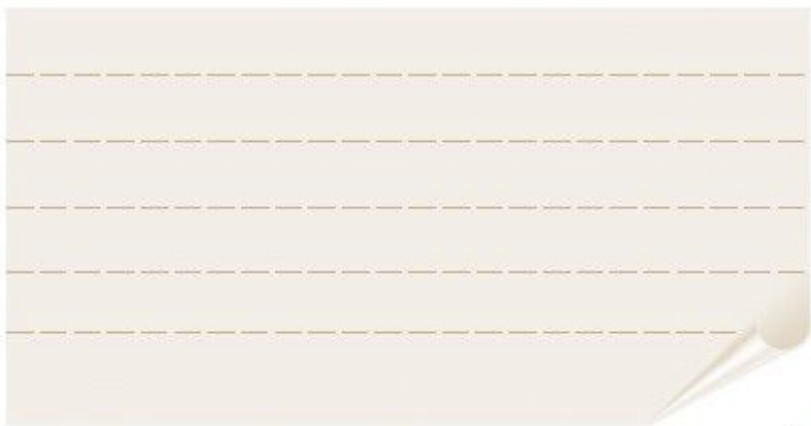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发生了分歧(qí)：母亲要走大路，大路平顺；我的儿子要走小路，小路有意思。不过，一切都取决于我。我的母亲老了，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；我的儿子还小，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；妻子呢，在外面，她总是听我的。霎时，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。我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，找不出；我想拆散一家人，分成两路，各得其所，终不愿意。我决定委屈儿子，因为我伴同他的时



日还长。我说：“走大路。”

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，变了主意：“还是走小路吧。”她的眼随小路望去：那里有金色的菜花，两行整齐的桑树，尽头一口水波粼粼(lín)的鱼塘。“我走不过去的地方，你就背着我。”母亲对我说。

这样，我们在阳光下，向着那菜花、桑树和鱼塘走去。到了一处，我蹲下来，背起了母亲，妻子也蹲下来，背起了儿子。我的母亲虽然高大，然而很瘦，自然不算重；儿子虽然很胖，毕竟幼小，自然也轻。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地，稳稳地，走得很仔细，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，就是整个世界。





落叶三则

落叶(一)

每年十月二十日，这里就开始下霜了。在城里，只有冬天来到杂木丛生和布满平坦耕地的武藏野的时候，才能看到薄薄的、令人喜悦的微霜。这儿的桑园，要是来上三四场霜，桑叶会骤然缩成卷儿，像烧焦了似的；田里的土块也会迅速松散开来——看了这种景象，着实有点怕人哩。显示着冬天浩大威力的，正是这霜啊！到时候，你会感到雪反而是柔美的，那厚厚的积雪给人的是一种平和的感觉。

十月末的一个早晨，我走出自家的后门，望着被深秋的雨水染红的柿子树叶，欣欣然向地上飘落。柿树的叶片，肉质肥厚，即使经秋霜打过，也不凋残，不卷曲。当朝曦(tūn)初升、霜花化成水珠的时候，叶片耐不住重量，才变脆脱落下来。我伫立良久，茫然眺望着眼前的景色。心想，这天夜里，定是下了一场罕见的严霜吧。





进入十一月，寒气骤然加剧。早晨，起来一看，白霜遍地，桑园、菜畦，以及家家户户的房顶，上下一色，望不到边际。后门口的柿子树叶，一下子落了，连路都埋了起来。没有一丝风，那叶子是一片，两片，静静地飘零下来的。屋顶上鸟雀欢叫，听起来比平常嘹亮、悦耳。

这是个阴霾(mái)的天气，空中弥漫着灰蒙蒙的雨雾。我真想到厨房里暖一暖冻僵的双手，穿着布袜子的脚趾(zhǐ)也感到冷冰冰的。看样子，可怕的冬天就要临近了。住在这座山上的人们，从十一月到明年三月，几乎要度过五个月漫长的冬季，人出人人地要为过冬做好各种准备。

寒冷的北风刮了起来。

这是十一月中旬。一天早晨，我被奔腾的潮水般的响声惊醒，原来是风在高空呼啸。时而渐渐趋(qū)于平息，时而又狂吹起来，震得门窗咯咯有声。尤其是朝南的窗子，树叶纷纷敲打着窗纸，噼(pī)噼啪啪响个不停。千曲川河水，听起来更觉得近在咫(zhǐ)尺了。

推开窗户，树叶就飞到屋内来。天气晴朗，白云悠悠。屋后小溪岸边的杨柳，在猛烈的北风中披头散发地挺立着。干枯的桑园里，经霜打落的黄叶，左右飞旋。

这天，我到学校去，来回都经过车站前的道路，遇见了不少行人。男的戴着丝绵帽，或用绒布裹着头；女的则扎着毛巾，将两手缩在衣袖里。人们你来我往，流着鼻水，红眼圈，有的还淌着眼泪。大家面色惨白，唯有两颊、耳朵和鼻尖红彤彤的，屈身俯首，瑟(sè)瑟缩缩地赶路。顺风的人，疾步如飞；逆风的人，一步一息，仿佛负着重载一般。

土地，岩石，人的肤色，在我的眼里都变得一片灰暗，就连阳光也成灰黄的了。寒风在山野间奔突，呼号，暴烈



而又雄壮！所有的树木都被吹得枝叶纷披，根干动摇。那柳树、竹林，更是如野草一般随风俯仰。残留在树梢的柿子刮掉了。梅、李、樱、榉(jǔ)、银杏等，一日之间，木叶尽脱，满地的落叶顺着风势飞舞。霎时，群山的景色顿时变得苍凉而明净了。

落叶(二)

原以为落叶只属于秋天，其实不。夏天的一个早晨，骑车去上班，路边是高大苍翠的梧桐。有风哗啦啦地跳跃过去，竟遗落了几只“黄蝴蝶”，有一只突兀地贴在胸前，被我擒住。举到眼前，黄而不枯，似乎还凝着点点绿的生机，为何却从枝头飘落，永远结束了它活泼可爱的绿色生涯？抬眼望去，是满目的绿，压根儿寻不到一点儿黄，风再过时，却仍旧有几片黄叶如蝶飘落。

这不是落叶的季节，不会有纷纷扬扬如雪如絮(xù)的壮观。但是总有禁不住风雨沧桑而衰败的叶子，它该绿的时候，却黄了，它该在树上做一片荫的时候，却落了。满世界都在唱一支绿的曲

子，它偏偏不合拍，风自然是最无情的指挥家。它微不足道，且毫无意义，只是为我们增添了一点点垃(lā)圾(jī)。

但那落叶，兴许还有另外的苦衷(zhōng)。也许它受了毛虫的侵蚀。害虫总是在叶最绿的时候最得意。绿叶犹如天真的孩子，它不拒绝任何来客、朋友或敌人。夏天的落叶，它在春满枝头时，肯定也拥有自己的一片绿意，它也如周围同类们一样，青春焕发，充满朝气与活力。或者它是同伴中最出类拔萃的，所以它遭到了害虫的青睐(lài)，它的善良与柔弱成为毛虫肆意欺凌的借口。在同伴们都往更深的绿走去的时候，它带着一身的伤痕和破碎的梦落伍了。没有谁理睬它，同类们甚至鄙(bǐ)视它，在风的煽(shān)动下发出无情的嘲笑。它们都不曾去想，如果不是你，它们当中必定有另一片，今天会如你这般憔悴地飘落，是你代替了它，你拯(zhěng)救了它，你以你的痛苦和毁灭铺垫了它绿色的梦。

我松开手，黄叶立即随风翻滚而去，它是无奈(nài)，我是无心。我得承认，对于一片离群的落叶，我心中没有



一丝美感。我非常欣赏那苍苍翠翠的绿。假如我是一片叶子，不知道能不能逃脱落伍的命运。但是如果我不替同类遭遇那些可恶的毛虫，我一定也能绿到秋季。

都是叶子，谁愿意在夏天就落了
呢？

落叶(三)

落叶在春天纷纷而下，这是南国特有的奇观。北国的朋友也许以为怪异。因为，在你们那里，落叶在秋而不在春。当峭厉的西风把天空刷得愈加高远的时候，当陌(mò)上阡(qiān)头的孩子望断了最后一只南飞雁的时候，当辽阔的大野无边的青草被摇曳得株株枯黄的时候——当在这个时候，便是秋了，便是树木落叶的季节了。

北国的落叶，渲(xuàn)染出一派多么悲壮的气氛！落叶染作黄金色，或者竟是朱红绀(gàn)赭罢。最初坠落的，也许只是那么一片两片，像一只两只断魂的金蝴蝶。但接着，便有沙沙哗哗的金红的阵雨了。接着，便在树下铺出一片

金红的地毯。而在这地毯之上，铁铸(zhù)似的，竖着光秃秃的疏落的树干和枝丫，直刺着高远的蓝天和淡云。

这便是北国“无边落木萧(xiāo)萧下”的壮观。

南国的落叶却不是这般情景。落叶的颜色是浓重的苍青，在地上铺出苍青的织锦。而在树上，也是浓重的繁密的苍青色，叫你抬头看不见一点蓝天的影子。可是，在这浓密的苍青的树冠上，你看吧，春潮般地泛起来多少嫩绿的新叶的波浪！

这是万木争荣的季节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，威严地站立着的，已不是冷酷的冬。老叶不必**窸(xī)窣(sū)**，或者说不必作那悲壮的自我牺牲来保护树木挨过冷酷的冬罢。在这里，就连冬天的阳光也灿烂如碎金，雨水温润而充足，地表下有取之不尽的营养，万木在和风中一样做它们欢乐的梦。

时序如轮旋。秋天过去了。冬天过去了。司春之神于是欣然驾临。蜂蝶成群来起舞，百鸟结队来唱歌，杂花纷然披陈于枝梢上。氤(yīn)氲(yūn)的南国，这时已装载不下旺盛的勃发的生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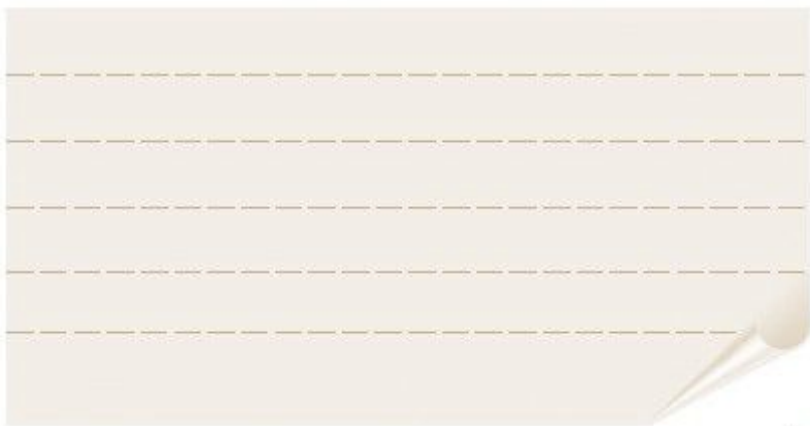


而这时，我走在无论哪一个林子里，无论哪一棵树下，我都欣喜地看见，每一棵树上都蓬勃地怒发出新叶。我看见新叶高出老叶覆满的树冠。我听见新叶在歌唱，唱它们新生代的歌。我听见新叶在呼唤，呼唤未来的鲜花和甘果。

于是，我看见老叶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即将完成。

老叶沙沙哗哗而下了。然而，老叶没有悲戚(qī)。老叶也一样唱它们雄壮豪迈的进行曲。老叶融入春泥，老叶化作玉露琼(qióng)浆，滋润着大树上新叶的生长。

这是一幅多么伟大的充满希望的图画！





9 年轻精神的品质

年轻人之所以为年轻人，并不是单看年纪轻。假如是单看年纪轻，我们倒看见有好些年轻的人，却已经成了老朽(xiǔ)、老顽固，甚至活的木乃伊(yī)——虽然还活着，但早已死了，而且死了几千年。

反过来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见有好些年纪老的人，精神并不老，甚至有的人死了几千年，而一直都还像活着的年轻人一样。所以一个人的年轻不年轻，并不是专看生理上的年龄，而主要的还是看精神上的年龄。便是“年轻精神”充分的，虽老而不死；“年轻精神”丧失的，年虽轻而人已死了。

那么，什么是年轻精神的品质呢？

第一，是真理的追求者。他是一张白纸，如饥似渴地去接受客观真理；他虚心坦怀地请人指教，毫无成见地受人指教；他肯向一切学习，以养成他的智慧。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一特征。

第二，是博爱的实践者。他大公无私，好打抱不平，决不或很少为自己打

算。实实在在地有着人饥己饥、人溺(nì)己溺的怀抱，而为他人服务。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二特征。

第三，是勇敢的战士。他不怕任何艰难困苦，他富于弹性，倒下去立刻跳起来，碰伤了舐(shì)干血迹，若无其事，他以牺牲自我的意志征服一切。这是年轻精神的第三特征。

这三种年轻精神的特征，每一个年轻人都是有的，假如他把这些特征保持着，并扩大着，那他便永远年轻，就是死了也还年轻；假如他把这些特征失掉，比如年纪轻，便做狗腿子的事，那他不仅不年轻，而且老早就是一个死鬼了。

就在这样的认识之下，我们向“年轻精神”饱满的青年朋友们学习，使自己年轻，使中国年轻。



郭(guō)沫若(1892—1978)，原名郭开贞，又名郭鼎堂，四川乐山人。作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历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。主要著作有《女神》《屈原》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《甲骨文研究》等。生平著述收有《郭沫若全集》。

小溪流有一支歌，是永远唱不完的。

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，不分日夜地向前奔流。山谷里总是不断响着他歌唱的回声。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向着他微笑；月亮出来了，月亮也向着他微笑。在他清亮的眼睛里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像他自己一样新鲜、快乐。他不断向他所遇到的东西打招呼，对它们说：“你好，你好！”

小溪流一边奔流，一边玩耍。他一会儿拍拍岸边五颜六色的卵石，一会儿摸摸沙地上才伸出脑袋来的小草。他一会儿让那些漂浮着的小树叶打个转儿，一会儿挠挠那些追赶他的小蝌(kē)蚪(dǒu)的痒痒。小树叶不害怕，轻轻转了两个圈儿，就又往前漂。小蝌蚪可有些怕痒，就赶快向岸边游；长了小腿的蝌蚪还学青蛙妈妈慌张地蹬开了腿。

小溪流笑着往前跑。有巨大的石块拦住他的去路，他就轻轻跳跃两下，一股劲儿冲了下去。什么也阻止不了他的奔流。他用清亮的嗓子歌唱，山谷里不断响着的回声也是清脆的，叫人听了就会忘记疲劳和忧愁。

小溪流在狭长的山谷里奔流了很久，后来来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。那里有一截枯树桩，还有一小片枯黄的草。枯树桩年纪很老，枯黄的草也不年轻。他们天天守在一起，就



是发牢骚。他们觉得什么都不合适，什么都没有意思。后来连牢骚也没有新的了，剩下来的只有叹气。他们看着活泼愉快的小溪流奔流过来，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：

“喂，小溪流！这么高兴，到哪儿去呀？”

小溪流回答：

“到前面去，自然是到前面去呀。”

枯树桩叹口气说：

“唉，唉！忙什么呀，歇会儿吧！”

枯黄的草也叹口气说：

“唉，唉！累坏了可不是玩儿的，就在这儿待下来吧，这儿虽然不太好，可也还不错。”

小溪流看着他们笑了笑：

“为什么呀？就不！不能够停留！”

一转眼小溪流就把他们丢在后面了，他又不住地往前奔流。前面出现了村庄。村庄里有水磨等着他去转动。

小溪流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奔流，奔流，渐渐又有些旁的小溪流来同他汇合在一起，小溪流就长大了。

于是，由小溪流长成的一条小河，沙声地歌唱着，不分早晚地向前奔流。他精神旺盛，精力饱满，向着两边广阔的原野欢呼。他翻腾起水底沉淀的泥沙，卷起漂浮的枯树枝，激烈地打着回旋。他兴致勃勃地推送着木排，托起沉重的木船向前航行。什么也阻止不住他的前进。前面有石滩阻碍他，他就大声吼叫着冲过去。小河就这样奔流，不断向前奔流。

有一只孤独的乌鸦懒懒地跟着他飞行了一阵。乌鸦看见小河总是这样活跃，这样匆忙，觉得很奇怪，就忍不住问：

“喂，小河！这么忙，到哪儿去呀？”

小河回答：

“到前面去呀。”

乌鸦往下飞，贴近了他，恐吓他说：

“嘿，别高兴！还是考虑考虑吧，前面没有好玩的。”

小河没忘记自己原来是小溪流，他笑了一笑：

“为什么？才不听你的呢！就不能停留！”

乌鸦生了气，一下说不出话来，就只叫：

“呀！呀！呀！”

小河很快就把乌鸦丢在后面，又不住地往前奔流。前面出现了水闸，等着他去推动发电机。小河高高兴兴地做了一切他该做的工作。再前面又出现了城市。

小河不知疲倦地奔流，奔流，就这样先先后后又有些旁



的小河同他汇集在一起，小河就长大了。

于是，一条大江低声吟唱着，不分时刻地向前奔流。他变得十分强壮，积蓄了巨大无比的精力。他眺望着远远隐在白云里的山峰，以洪亮而低沉的胸音向他们打招呼。他不费力就掀起一阵阵汹涌的波涛，他沉着地托起庞大的轮船，帮助他们迅速航行。他负担着许多，可是他不感觉什么负担。大江就这样奔流，不断向前奔流。

那些被波浪卷起，跟随大江行进的泥沙却感到累了，问：

“喂，大江！老这么跑，到底要往什么地方去呀？”

大江回答：

“还要到前面去呀。”

疲乏得喘不过气的泥沙愤愤地说：

“‘前面’，‘前面’！哪有那么多‘前面’！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还是歇口气吧！”

大江的记性很好，他没有忘记自己原来是小溪流，轻轻地笑了笑：

“为什么？不行！不能停留！”

泥沙带着怨恨，偷偷地沉下去了，可是大江还是不住地奔流。许多天就好像一天，许多月就好像一个月，他经过了无数繁荣的城市和无数富足的乡村，为人们做了无数事情，终于最后来到了海口。

大江还是不知道疲倦是怎么一回事；他奔流着，奔流着，永远向着前方。

于是，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在欢乐地动荡着。海



洋翻腾起白色的泡沫，强烈地向着四方欢唱。他是这样复杂，又是这样单纯；是这样猛烈，又是这样柔和。他一秒钟也不停止自己的运动。

在海底，一只爬满了贝壳的、朽(xiǔ)烂得只剩一层发锈(xiù)的铁壳的沉船，他早已不耐烦海洋这无休无止的晃动了，悄悄地问：

“可以休息了吧，可以休息了吧？”

海洋记得住一切，他以和小溪流同样清亮的嗓子回答：

“休息？为什么？那可不成！”

他的无穷尽的波浪就这样一起一伏，没有头，也没有尾。月亮出来了，月亮向着他微笑；太阳出来了，太阳也向着他微笑。海洋感觉到整个世界，所有的东西都好像近在他的身边。海洋更加激起了自己的热情。他不断涌起来，向上，向前，向着四面八方。无数圆溜溜的小水珠就跳跃起来，离开了他，一边舞蹈(dǎo)，一边飞向纯洁的蓝天。

巨大的海洋唱着小小的溪流的歌：

“永远不休息，永远不休息！”

小溪流的歌就是这样无尽无止，他的歌是永远唱不完的。



智取生辰纲

却说北京大名府梁中书，买齐十万贯庆贺生辰的礼物，便唤杨志择日起程。杨志禀(bǐng)道：“恩公差遣(qiǎn)，不敢不依。只不知怎么打点？几时起身？”梁中书道：“叫大名府派十辆大车，车上各插写着‘献贺太师生辰纲’的黄旗，派十来个厢禁军监押(yā)。三日之内动身。”杨志不肯，说：“恩公在上，小人曾听说上年礼物已被贼人劫去，至今未获；此去东京都是旱路，都是强盗出没之处。他知道是金银宝物，如何不来抢劫？以此去不得。”梁中书道：“你是说生辰纲不要送去了？”杨志又禀道：“若依小人一件事，便敢送去：不要车子，把礼物都装进十余个担子，只做客人的打扮；行货由十余个壮健的兵丁，装做脚夫挑着；再有一个人和小人去，打扮做客商，悄悄连夜送上东京，这样才好。”梁中书道：“你说的是。我另写书信，重重保你，受道诰(gào)命回来。”杨志称谢，便去准备。

次日，梁中书问杨志：“几时起身？”杨志道：“明早准行。”梁中书道：“夫人也有一担礼物，另送与府中眷(juàn)属。怕你不知里头路数，特地叫谢都管并两个虞(yú)候和你一同去。”杨志告道：“这十担礼物都在小人身上。那些兵丁都由我支使，叫走就走，叫住就住。如今老都管和虞候同小人去，倘若路上别扭起来，我怎敢和他争执。若误了大事，我如何分说？”梁中书道：“这个容易。我叫他三个听你提调便了。”杨志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小人情愿写下委状。倘若疏

失，甘当重罚。”梁中书大喜，随即唤来老都管和两个虞候，当厅吩咐，三人一一答应了，杨志才当下立了领状。

次日五更早起，杨志等十五人扮做客人、伴当和脚夫，挑了十一担礼物，取大路朝东京进发。

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虽是清明，却酷热难行。杨志这一行人，要赶六月十五生辰，只得赶路，每日起五更，趁早凉便行；日中热时便歇。五六日后，人家稀少，行人更稀，一站站都是山路。杨志却要辰时起身，申时便歇。那十一个兵丁，担子又重，天气又热，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。杨志催促要行，如若停住，轻则痛骂，重则藤条鞭打，逼赶着行路。两个虞候虽然只背个包裹，也气喘吁吁地跟不上。那十一个军汉汗流如雨，都唉声叹气，对老都管说：“这般火热天气，又挑着重担，这两日不拣早趁凉赶路，动不动老大藤条打来。都一样是父母所生，我们怎么该这般受苦！”老都管道：“你们不要埋怨，到东京时，我自会赏你们。”众军汉道：“若是像都管这样对待我们，并不敢怨恨。”可次日，杨志依旧坚持早凉不走，日里热时走，一路上赶打着，不许投凉处歇。众军汉忍气吞声，老都管和两个虞候也老大不高兴。

如此走了半个月，那十四个人都怨恨杨志。那天正是六月初四，不到晌(shǎng)午，一轮红日当天，没半多云彩，十分大热，路上的石板热得烫脚。众军汉道：“这般热的天气，要晒死人！”杨志喝道：“快走，赶过前面冈子去再说！”

一行十五人奔上冈子，那十一人撂(liào)下担子，都去松树下睡倒了。杨志道：“苦也！这是什么去处，你们却在这里歇凉！起来，快走！”众军汉道：“你便把我剝(duō)成



七八段，也走不动了。”杨志拿起藤条，劈头盖脸打去。打得这个起来，那个又睡倒了。杨志无可奈何。

老都管见了，说道：“提辖(xiá)，确实太热，走不得了。”杨志道：“都管，你不知，这里正是强盗出没之处。此地叫黄泥冈，太平时节，白日里还出来劫人，谁敢在这里停留。”老都管道：“权且歇一歇，过了正午再走如何？”杨志道：“你也没分晓了，如何使得！这是什么地方，敢在此歇凉？”说完后拿起藤条喝令军汉赶路。众人不肯，一齐叫了起来，其中一个正分说，杨志拿起藤条，又劈脸打去。老都管喝道：“杨提辖且住！休要如此逞(chěng)能，我便是村里一个老的，也该听我的劝。只顾打他们，是何看待？”杨志道：“如今道途艰难，可不比太平时节。”都管道：“你说这话该剜(wān)口割舌！今日天下怎的不太平？”

杨志正在回答老都管的话，只见对面松林里藏着一个人在那里探头探脑张望。杨志道：“俺说什么，这莫不是歹(dǎi)人来了！”撇(piē)下藤条，拿了朴刀，赶入松林里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，怎敢看俺的行货！”进去看时，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排着七辆独轮车。六个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。见杨志进来，六个人齐叫一声“啊呀”，都跳起来。杨志问道：“你等莫不是歹人？”那七人道：“你颠倒问。我等小本经商，那里有钱与你！”杨志道：“你等是哪里来的？”那七人道：“我等兄弟七人是濠(háo)州人，贩枣子上东京去；路过这里，听人说这黄泥冈上时常有贼打劫客商。我等只有枣子，别无财物，只顾过冈子来。”杨志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大家都是一般的客商。”便提了朴刀回担子边来，对

众人说道：“只要没事便好。你们且歇了，等凉些走。”众军汉都笑了。杨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，自去一边树下坐着歇凉。

不到吃半碗饭的工夫，只见远远的一个汉子，挑着一担桶，走上冈子来，边走边唱道：

赤日炎炎似火烧，野田禾稻半枯焦。

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！

那汉子也来松林里歇下乘凉。众军汉问道：“你桶里是什么东西？”汉子道：“白酒，挑去村里卖。”众军汉问知一桶要五贯足钱，便商议凑钱买一桶，喝了解暑气。正凑钱时，杨志见了喝道：“你们又做什么？”众军汉道：“买碗酒喝。”杨志调过朴刀杆便打，骂道：“你们不听洒家的话，胡乱买酒喝，好大胆！”众军汉道：“我们自凑钱买酒吃，关你什么事？也来打人！”杨志道：“你懂得什么！只顾嘴吃，却不晓得这路途上，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。”

正说时，松林里那伙贩枣的客人，提着朴刀出来问道：“你们吵什么呀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我自挑酒去村里卖，热了在这里歇凉。他众人要买些酒吃，我又不曾卖，这客官却说我的酒里有蒙汗药。你说好不好笑！”那七人道：“呸(pēi)，我以为有歹人出来！我们正想买酒来解渴，他们疑心，且卖一桶与我们。”那挑酒的道：“不卖，不卖！”那七人道：“你这鸟汉子也不晓事！我们又不曾说你。你横竖一样是卖钱，便卖些与我们，有什么打紧！”那汉子道：“卖一桶也不要紧，只是没碗瓢舀(yǎo)来吃。”那七人道：“我们有椰瓢。”便去取来两个椰瓢，捧出一大捧枣子。那七人站在桶边就枣



子下酒，轮换着舀酒喝。一会儿便把一桶酒喝光了。七人道：“不曾问你得多少价钱。”那汉子道：“五贯一桶。”那七人道：“五贯便五贯，只要再让我们吃一瓢。”那汉子不干。一个客人把钱给他，另一个客人舀了一瓢便吃。那汉子去夺时，那客人手拿半瓢酒，往松林里便跑。那汉子赶过去，只见这边另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出来，拿一个瓢，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。那汉看见，夺了回来，往桶里一倒，便盖了桶盖，把瓢往地下一丢。

对门那些军汉看了，心内发痒，都想吃酒。其中一个便求老都管给杨志说一说。杨志想道：“我望着那厮们买来吃了的，剩的这桶，也见他们吃了半瓢，想是好的。打了他们半日，就让他们买碗来吃吧。”便答应了。那汉子却不肯卖，说道：“不卖了，不卖了！这酒里有蒙汗药在里头！”众军汉陪着笑道：“大哥，别计较这些话了！”贩枣的七个客人也来相劝，那汉子还是不肯。贩枣客人便把那汉子推开一边，把那桶酒提给军汉们吃，还送些枣子给他们下酒。众军汉先请老都管等人吃，杨志却不肯吃。众军汉一齐上，那桶一会儿便吃尽了。杨志见众人吃了没事，又口渴难熬，便把军汉递来的那瓢酒喝了一半，枣子吃了几个。那汉子收了钱，挑了空桶，依然唱着山歌，下冈子去了。

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，站在松树旁边，指着这十五个人道：“倒也！倒也！”只见这十五个人，头重脚轻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全都软绵绵地倒了。那七个客人推出七辆独轮车儿，把枣子丢了，把十一担金珠宝贝装上车，盖好，叫声“打搅了！”推着车儿，往黄泥冈下去了。

这七个人是谁？原来正是晁(cháo)盖等七人，挑酒的是“白日鼠”白胜。原来挑上冈子的两桶都是好酒。七个人先吃一桶，刘唐又在另一桶时先舀一瓢吃，故意让他们看，叫人死心塌地。然后吴用在松林里取药，抖在瓢里，装做走来再舀一瓢吃。舀时，药已搅在酒里。于是，假装喝半瓢，白胜劈手夺来，把酒全倒在桶里。这是吴用的计策。杨志吃的酒少，便醒得快，爬起来还站不大稳。看那十四个人时，口角流涎，都动不得。杨志骂道：“都是你们这些家伙不听我的话，弄成这样，连累了洒家！”说完拿了朴刀，挂了腰刀，叹了口气，下冈子去了。

走了二十余里，杨志便在一家酒店里遇上了林冲的徒弟——“操刀鬼”曹正。听杨志说失了生辰纲，曹正便劝他去二龙山落草，杨志只得同意。别了曹正，杨志行了一日，又遇见花和尚鲁智深。原来花和尚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之后，被高俅(qiú)悬赏捉拿，便流落江湖，无处安身，正想夺二龙山山寨，做落脚之地。两人一见，意气相投，便同去曹正家。在曹正的出谋划策之下，他们二人夺了二龙山的山寨，做了寨主，就在山上落草。



《水滸(hǔ)传》又名《忠义水滸传》，是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一。作者施耐庵(ān)，一说是施耐庵与罗贯中。全书叙述北宋末年官逼民反、梁山泊英雄聚众起义的故事，再现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从发生、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，塑造了宋江、李逵(kuí)、武松、林冲、鲁智深等英雄形象。故事情节曲折，语言生动有力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具有高度艺术成就。

